想起抽烟的时候

施伟兴

我的烟龄少算也有三十几年，套用如今的一句时髦话，算是资深烟民了。想当年，沏一壶茶，点一支烟，望着窗外旖旎的景色，思绪随着袅绕的轻烟渐行渐远，似乎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。我烟瘾不算很大，三天两包左右。可是一旦坐在电脑椅上构思敲打键盘，那烟是一根接着一根，满屋子乌烟瘴气。妻子规劝我少抽点，我却置若罔闻，依然吞云吐雾不止。妻子深受其害，索性回娘家“避难”。一个人的日子里，抽烟更加放肆随性。原本我是在书房或者厨房间抽烟，敞开着窗户或打开抽油烟机，如今走到哪个房间就抽到哪个房间。

一个周末我抽着“中华”构思文章，听见有敲房门的声音，我以为妻子回家，就将半支香烟放在烟缸上开门，却是抄表员上门抄水表。她捂着嘴一脸尴尬，咳嗽着匆匆抄完表，临走时说，你家里烟味太重，应该开窗通风，这样对你和家人的身体有益处。我当时还怪她多管闲事，破坏了我的创作心情，烟抽到天黑也没有敲打出几百个字。可是到了晚上，抄表员的话始终在我脑子里萦绕。那时候，公共场所禁烟的集结号已隐约可闻，他人的指责让我警醒：我是一个警察，难道不该自觉拿出行动去遵守执行法规？

翌日清晨，我赶到丈母娘家接妻子回家，明确表示即日起戒烟。妻子一脸惊诧，根本不相信。她是医务工作者，深知戒烟之难，反倒劝我慢慢来，先抽好点的烟，少抽一点，循序渐进再戒断。然而我坚信自己的毅力。当天下班回家，我与妻子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，零距离对跌宕起伏的剧情交流看法。妻子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说，破天荒闻不到你身上凝聚飘散出来的烟味，就连谈恋爱时也没奢望过，这种味道比吃山珍海味还要好，真的比送我金银首饰还要珍贵，我们又能一起依偎携手散步了。

妻子的一番真情流露，让我深受震动，备感自责内疚。朋友们，妻子、家人能对你吸烟行为默默接受、忍受、承受，那是爱莫能助的无奈和对你的爱；反过来，你对旁人的“毒化”，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和身体的伤害！

戒烟了。想起抽烟的时候，每天在办公室里你来我往一支接着一支，久而久之连天花板也被熏得泛起一层层暗黄，可想而知同在一间办公室吸游烟的同事深受其害的程度有多大多深，只是碍于情面当面不说而已。初来乍到的年轻后生当然更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能纷纷借口躲遁。有次离开办公室又折返时，目睹不吸烟的同事捂着嘴踏进办公室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打开窗户，让徐徐清风驱散残存的烟味，嘴里嘀咕连连。可那时的自己为什么会毫不留情，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自顾自地“过瘾”呢？而今想来，真是后悔莫及。

说白了，吸烟与不吸烟就是一念之差。朋友曾问我，你吸了三十几年的尼古丁，怎么说不吸了就不吸了，难道一丁点也没有念想？我直言不讳地回答，我多次在寂寞、烦恼和孤独的时候泛起烟瘾，就是用鼻子嗅一下烟叶，也感觉是一种寻来的幸福。但就在意志徘徊之际，我会想起自己对他人曾经的伤害，随即果断掐灭重燃的念头。

如今戒烟已近四年，好处不胜枚举，遗憾的是我却从一个“伤害”者变成了一个受害者——每当晨走时与吸烟者擦肩而过，闻到眩晕的烟味；走进办公室刚入座，嗅到积淀的刺喉烟气；如厕更是扑面而来一股弥漫的浓烟味……男人的世界，难道就是烟味的世界？不想还俗，就意味着得随俗？

欣喜下个月起就将执行控烟条例。一个没有烟味的世界，才是一个更加进步文明的社会，因为它让我们懂得：他人的幸福，才是我的幸福，才是我们的幸福。

共同享受远离烟味的日子吧！

强扭的“瓜”

千里生

俗语“强扭的瓜不甜”，是比喻条件不成熟而勉强去做，往往不会有满意的结果。凡事顺其自然，瓜熟蒂落，才是最舒服最惬意的结果；反之，必是摧残，痛苦不堪。

譬如公司年会。某些大公司办年会，沿袭着喝酒、表演节目、做游戏等等一贯的套路。许多员工被喝大量的酒、被表演出丑的节目、被做低级庸俗的游戏。他们为了不扫大家的兴，被强扭着，苦不堪言。

譬如同学聚会。几十年不曾联系的同学被“挖”出来了，通知如命令：老同学们想念你，要看看你，不得找借口请假！其实，那么多年之前，他们都在干嘛呢？想念，原来可以如此即兴和任性啊！同学时，许多人一学期也说不到几句话，时过境迁的几十年后，情谊会剧增吗？事实是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热闹，都渴望参加同学聚会。他们如瓜般被强扭着，摆到众人面前，接受着大家想念之后的审阅。至于“瓜”本身甜不甜，是何感受，则是无足轻重、微不足道的。

譬如微信朋友圈。微信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时髦而开心地你加我加地入这个圈那个圈，引为同道，发帖、转载、点赞等等不亦乐乎。时间久了，有一天忽然发现，所谓同道者，其实还是心怀各胎的，而且沽名钓誉者多。这其中，有认真真诚者，亦有虚伪游戏者；有乐在其中者，亦有不胜其烦者。他们时而为点不点赞纠结，时而为回不回复、如何回复劳神，其间或又可生出一些“羡慕嫉妒恨”之类的小情绪来。

边看边聊

近日，我去参加某沙龙聚会，该沙龙建有读书微信朋友圈，加入者近百人。其间，听到某活跃分子要求大家：一、发帖一定要围绕读书两字；二、圈内人士不能老是潜水不发声；三、有人发了帖子，大家不要沉默不语，要活跃气氛，点个赞也行，说明你看过了，切忌回帖内容与主题无关……等等。言者振振，听者默默。微信朋友圈，本该各随各意，方能各得其乐，如此强扭，兴致该荡去一半了吧。

放眼望，生活中，我们何尝不是一只只可怜的“瓜”，总时不时地被人或被自己扭来扭去，不能任性自在生长，不能自在瓜熟蒂落。有时，我不免会想，一个人如何才能逃离被强扭的命运呢？是不是从一开始，我们自己的这颗种子就种错了地方？或者，我们自己的这颗种子本身就有问题？

南园忆往

周华文

初冬，龙华东路800号，南园。

我绕过颇具岭南风情的弧形屏风墙及透空木廊棚架，来到艺术广场。有五六个老年人拉着京胡，敞着嗓子在唱京戏，恰是海港中马洪亮退休今又重来的那段唱词，听得我如痴如醉。亦真亦幻中，四十八年前初到此地的情景浮现在眼前。

当初，这儿是越江隧道的工地，代号为“651工程”，意即1965年第一号战备工程。试想，在波涛滚滚的黄浦江底要开出一条公路，这是何等艰难，何等伟大。

我高中毕业分配，来这儿报到的时候，是怎样兴奋与自豪啊。那时，地处龙华路660号，左边主要有金属压延厂，直面一条大道，前行约五十米右转，进入隧道工地区域了，警卫森严，无任何标识，对外联系为4046-1信箱。

如今，这儿是南园滨江绿地。曲径通幽，可到亭台水榭休憩；天桥凌空，拾级而上，能直达黄浦江畔。但见大江东去，上有卢浦大桥的雄姿英发，江底下就是车流滚滚的打浦路隧道。江水一阵阵拍打着堤岸，发出哗哗声响，似向胸口涌来。

毕竟四十八年过去了，我不能将今日南园的景致与当年工地的分布（吊车汽车队、水泵空压机房、电焊金工间、图书医务室等）一一对应，依稀记得食堂兼会场靠近小南湖，涂料车间的行车轨道位于南园会馆的附近，1号、2号工作井分处于南园的两端。2号工作井紧邻浦西江边，3号工作井建在浦东的上钢三厂内；盾构从2号井钻进，长距离推进后，精准地从3号井预留孔钻出，横贯黄浦江的隧道就此形成了。隧道为圆形，直径10米，由8片钢筋混凝土的砌块（1片重几吨）拼装组成一环，每环厚90厘米，块与块及环与环之间由涂料粘结，并用锰钢螺丝拧紧相连，仅1根弧形纵向螺丝杆就有1米多长几十斤重，1个螺帽重约5斤，工人们靠大锤与扳手完成拼装任务，汗水几度渗透工作服，有的就干脆光着膀子。每班有2名女生，负责盾构与电动车辆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井下工作6小时一班，四个作业班24小时不停顿运作，全年无休，大年夜照样上班，记得大年初一，大雪纷飞，同事们照样单衣单裤，嘻笑打闹着奔下2号工作井。

上海土质以含水软土居多，搞隧道，苏联专家称之为“豆腐里打洞”。施工确实很困难，尤其是在江中段，流沙源源不断涌进，万一江底塌陷，江水倒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流沙层脱排水，但前方变得坚硬如铁，盾构推不动。盾构的1个液压装置，具200吨推力，一小股渗漏油能瞬间把维修工的手掌击穿，足见威力惊人；而这样的液压装置，盾构一圈布有40个，如此巨大的推力居然推不动，僵持着，而盾构正在慢慢沉降，测量队一次又一次地报数据，听得大家心都揪起来了。后来，群策群力，采取多种措施：提高隧道工作面的大气压强；工人们手握铁铲挖掘直径10米竖立面的泥土流沙，减轻盾构推进的阻力；高压水冲刷，大功率泵抽吸泥浆；继续压浆，通过高压，将高标号的水泥浆压注入砌块间隙和环体外周以保护隧道等等。度过那紧张的日日夜夜，盾构终于停止下沉，抬头，缓缓上行了，隧道里一片欢呼声……如今，人们在过隧道的时候，会发觉公路有一段特别低，坡度特别大，有谁知道，这儿曾发生过多么惊险的一幕。为此，周总理在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参观越江隧道时，对于建设者们给予很高的评价。

恢复高考，我上大学，从此离开了隧道公司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初冬季节，郁金香还没开，她的花语是爱、荣誉、永恒。我想，在原来的隧道工地种上郁金香是合适的。隧道建设者有退伍军人、农民工、青年学生、科研人员，作为具体个人，也许，显得平凡不起眼，但作为一支队伍，这是个了不起的特别能战斗的集体，他们是爱与荣誉的代表。待春暖时节，我还将到南园来，几万株象征爱、荣誉、永恒的郁金香盛开，那是多么壮丽的情景。

本命年那抹“红”

孙如湄

那年岁末，因为来年正逢我的本命年，女儿特意为我选购了一套精致的红颜色的内衣。后来又逢外孙女的本命年，大大咧咧的女儿却没有为孩子买红内衣，外孙女也说：“阿婆，不用的呀。”然而我总觉得还是应该为孩子做点什么。我忽然想起了抽屉里的一包红颜色的玻璃珠子，那是产自捷克的蚁珠，大小如芝麻，一颗颗浑然滚圆、通红晶亮十分可爱。我戴上花镜穿针引线，用一条细细的尼龙线，把红色蚁珠一颗颗串起来，串成一挂双环套的手串。那天，当我把这红珠子手串戴到外孙女手腕上时，她惊喜地赞道，真漂亮，太好看了！孩子的一句“阿婆，谢谢您”让我感到无限欣慰，心也仿佛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。

细想想，这本命年的一抹“红”真的是很吉祥，很温馨，也很美。就像立夏给孩子胸前挂个带彩绘的咸鸭蛋，端午节为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个“王”字，本命年穿红挂红也是为亲人祈求平安和幸福的心愿表达。许多风俗，经历了多少年多少代，保持至今，是文化的沉淀，也体现了文明的传承。它传递的是感情，是对未来的美好期盼，难道，不该传承下去吗？

暖

冯备节

当母鸭领着一群小鸭摇摇摆摆地穿越马路的时候，一旁行驶的汽车都不急不躁地在那里耐心等待，连警察也是那么亲切；

当孩子拿着未完的功课低头交给老师的时候，老师却蹲下身子摸摸孩子的头微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如果多了，咱们减掉一些，如果不会，那好办！我来教你”；

当家人为了心理的安慰，恳请医生给行将离去的亲人吊点营养补剂的时候，医生却摇摇头认真地说：“他的肾脏快要衰竭，打营养针他会受不了的。”

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都在体温之上，这个世界一定是温暖的。

左拉《娜娜》名著插画　　张定华

我们忘了缅甸还有海

闫松

缅甸有崇山、密林、佛塔、寺院，但我们忘了，这里还有大海。

缅甸濒临印度洋，南拥安达曼海，西靠孟加拉湾，海岸线长1930公里，占国境线总长三分之一。那里的许多海滩至今尚未开发，仍保持原始生态，幽长绵延的迷人海滩实属亚洲的绝佳景观。到缅甸，怎能不去看海？

告别“万塔之城”，从蒲甘飞往若开邦的丹兑，那里有遗世独立的纳帕里海滩。

说来有趣，穿行于缅甸内陆的飞机大多仍是螺旋桨飞机，而且机票没有座位号，先上先得，随便坐。蒲甘航空的老式英国螺旋桨飞机飞得低而平缓，让我彻底打消了飞行的恐惧。一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丹兑。

刚刚还在颓废辉煌的蒲甘，此刻置身清新苍翠的丹兑，仿佛来到另外一个国度。稻田、水牛、吊楼、蜿蜒颠簸的土路、散落四周的村舍，处处提醒我这里仍是一个前现代社会。忽然，高大的椰林映入眼帘，紧接着，海滩。被太阳反射的粼粼波光从密布的椰树间跳跃闪现。蓝色的大海、白色的浪花，这就是纳帕里海滩了。

酒店是这里唯一现代化的建筑，据说，附近民居到了夜间都会断电。大堂摆放着许多各国文字的杂志书籍，还有意大利文原版小说，想来，这里也经常有意大利游客出没吧。

纳帕里海滩说起来还真与意大利有些渊源。多年前，有个意大利游客来到这里，蔚蓝的大海让他想起了家乡纳波里（Napoli，即那不勒斯），于是，当地人也就将这里的海滩取名纳帕里（Ngapali），与纳波里谐音。

在旅游业尚不发达的缅甸，大部分海滩还处于“戒严”状态。全球只有缅甸还保存着没有开发的海滩（政府禁止开放），纳帕里海滩是缅甸为数不多允许旅游的海滩。也因此，纳帕里海滩少了别国海滩的拥挤和喧嚣，有的只是宁静、安逸，脱离世俗的繁杂，遗世而独立。

纳帕里海滩沙砾细腻温柔，沙滩以极缓的坡度隐入大海，以致游泳的人在海水中漫步几十米，水面才刚刚没过半身。正午的海水清澈温暖，泡在水里像躺在温暖的浴缸。天空果然是意大利那种明媚撩人的蓝，海滩旁有当地人奔驰着骏马招引客人驰骋，来自德国和法国的游客安静地晒着日光浴，真有点地中海的情调。

一对老夫妇从我身旁走过，七十上下，操着意大利语。哈，果然Italiano（意语：意大利人）。我便也用半生不熟的意语和他们闲扯几句。男的叫保罗，女的叫玛利亚，他们来自博洛尼亚。保罗夫妇周游世界，此前刚刚游历了柬埔寨和老挝，他们甚至还去过北京。真正的旅行家。

入夜，酒店篝火熊熊，远处渔火点点。海面被黑暗淹没，只听到阵阵涛声。抬头仰望，繁星满天，这是只有南非比勒陀利亚才能与之媲美的壮阔星空。倘若你是一个星座爱好者，只需勾画几笔，北半球的星座便尽收眼底。

七夕会

一夜无梦，清晨的海是祖母绿，风中带着凉意。出海了。英俊的导游“绵绵”带着我们浮潜、海钓、逛渔村，中午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午餐。那岛只一户人家，吃着船夫钓上来的烤鱼，配着啤酒和新鲜的椰子，别提有多惬意。傍晚回到酒店，就在海滩旁的小店吃海鲜，四人一共只花费99元人民币。感谢缅甸，彼时就在邻国的泰国，那里有多少同胞在拥挤的海滩吃着代价不菲的餐食，我不禁羡慕起自己来。

次日在机场，又碰到了保罗夫妇，他们飞往曼德勒，我们飞往仰光。临别前，我对保罗夫妇说：“旅途愉快，我在纳帕里看到了‘意大利的海’。”

旅游